



人权理事会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一〇二届会议(2025 年 4 月 1 日至 10 日)通过的意见

关于 Aliaksandr Kapshul 的第 33/2025 号意见(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

1.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系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1991/42 号决议设立。人权委员会第 1997/50 号决议延长了工作组的任务并作出了明确说明。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和人权理事会第 1/102 号决定,人权理事会接管了人权委员会的任务。人权理事会最近一次在第 51/8 号决议中将工作组的任务延长三年。
2. 工作组依照其工作方法,¹于 2025 年 1 月 14 日向白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转交了关于 Aliaksandr Kapshul 的来文。2025 年 3 月 17 日,白俄罗斯政府提交了答复。俄罗斯联邦政府于 2025 年 4 月 10 日逾期提交答复。两国均已加入《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3. 工作组视下列情形下的剥夺自由为任意剥夺自由:
 - (a) 显然提不出任何法律依据证明剥夺自由是正当的(如某人刑期已满或大赦法对其适用,却仍被关押)(第一类);
 - (b) 剥夺自由系因某人行使《世界人权宣言》第七、第十三、第十四、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和第二十一条以及(对缔约国而言)《公约》第十二、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五、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条所保障的权利或自由(第二类);
 - (c) 完全或部分不遵守《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当事国接受的相关国际文书所确立的关于公正审判权的国际规范,情节严重,致使剥夺自由具有任意性(第三类);
 - (d) 寻求庇护者、移民或难民长期遭受行政拘留,且无法得到行政或司法复议或补救(第四类);

* 依照工作组工作方法第 5 段,加娜·尤德基夫斯卡不能参加对本案的讨论。

¹ [A/HRC/36/38](#)。



(e) 剥夺自由违反国际法，因为存在基于出生、民族、族裔或社会出身、语言、宗教、经济状况、政治或其他见解、性别、性取向、残疾或任何其他状况的歧视，目的在于或可能导致无视人人平等(第五类)。

1. 提交的材料

(a) 来文方的来文

4. Aliaksandr Kapshul 生于 1978 年 9 月 24 日，是白俄罗斯国民。他曾在 OJSC Naftan 国有炼油厂担任法律顾问。他是白俄罗斯独立工会的成员，也是“工人运动”(Rabochy Ruch)倡议的活动人士。

(一) 背景

5. 2020 年 8 月 9 日，白俄罗斯举行了总统选举。在选前竞选期间和选举结果公布后，举行了反对据称选举舞弊行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抗议者遭到暴力，主要总统候选人被拘留。

6. 据报告，2020 年有 3 万多人被拘留，其中大多是因为参加了未经批准的群体活动而被拘留。来文方称，和平示威者在被拘留之前和之后遭受了无端非法暴力。2020 年 8 月 9 日至 11 月 23 日期间，有 2,600 多人受伤，至少 4 人死亡。²

7. 来文方称，此后镇压仍在继续。截至 2023 年 11 月底，白俄罗斯共有 1,447 名政治犯。

8. 受迫害者中的一类特殊群体包括独立工会和“工人运动”(Rabochy Ruch)的成员和活动人士，“工人运动”是一个由参与 2020 年全国性罢工的领导人和活动人士组成的协会，该罢工旨在团结白俄罗斯工人，捍卫其公民、政治及劳动权利和自由。

9. 2020 年大选后，独立工会及其成员参加了和平集会和罢工，表达对据称选举舞弊和广泛侵犯人权行为的反对。由于独立工会和“工人运动”在 2020 年支持了反对派，因此成为当局的目标，其成员遭到迫害。这种迫害最初针对的是行使权利的个人，但 2022 年 7 月，据称最高法院在检察长提起诉讼后解散了所有独立工会，迫害随之升级。³

10. 在此背景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表示，白俄罗斯当局自 2020 年以来实施的一些侵犯人权行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⁴

11. Kapshul 先生在被拘留前，是国有工厂 Polymir 的法律顾问，该工厂是 OJSC Naftan 炼油厂的一部分。在 2020 年涉嫌操纵的总统选举后，他加入了白俄罗斯独立工会，后来加入了“工人运动”。他为独立工会提供法律咨询，在有关侵犯劳工权利的案件中代表工会出庭，并为因行使和平集会、结社和表达自由而被国有企业解雇的个人提供支持。

² A/HRC/46/4, 第 27 和 41 段。

³ 见 <https://news.zerkalo.io/life/18164.html>(俄文)。

⁴ A/HRC/52/68, 第 53 和 54 段。

12. 据报告，他参加了 2020 年 8 月 14 日和 17 日在 Polymir 和 OJSC Naftan 举行的和平工人集会，以及 2020 年夏秋在新波拉茨克举行的集会。自 2020 年 12 月起，Kapshul 先生还参加了政治反对派发起的全国性罢工，在罢工期间，主要国有企业的员工要求总统辞职并停止侵犯人权行为。

13. Kapshul 先生还与 OJSC Naftan 炼油厂的其他员工一起，参与录制了几段公开视频，谴责涉嫌操纵的总统选举以及持续的侵犯人权行为。2021 年 3 月，他因参与录制其中一段视频而被判处 15 天行政拘留。

14. 2021 年 2 月，他被 Polymir 工厂解雇，官方理由是他参加了全国罢工。之后，他继续参与白俄罗斯独立工会和“工人运动”，在国内和国际上为被解雇的员工提供法律援助。

15. 2021 年 6 月 30 日，《劳动法》经过修正，允许在以下情况下，在合同到期前无需通知工会而终止劳动合同：

- (a) 员工因被行政拘留而缺勤；
- (b) 呼吁和参加罢工；
- (c) 泄露雇主的非法行为信息。

16. 据称，这些修正案有两个目的：一是进一步加深员工对雇主意志的依赖性，二是压制抗议活动。来文方认为，这些修正案是国家镇压的一种形式，是对民众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的应对措施。⁵

17. 2021 年 9 月 21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工人运动”认定为“极端主义组织”。这导致任何与“工人运动”联系或为其提供协助的人员都将面临行政和刑事责任，尽管受影响的确切人数尚且不明。

18. 据报告，2021 年 9 月 22 日，白俄罗斯各地对“工人运动”活动人士进行了大规模拘留。为此，Kapshul 先生逃往俄罗斯联邦，打算在国外申请庇护。

19. 同一天，当 Kapshul 先生乘坐从沃罗涅日至莫斯科的列车时，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官员检查了他的证件。Kapshul 先生意识到自己在抵达莫斯科后可能被拘留，于是从行驶中的列车跳下。他摔断了腿、胳膊脱臼，但仍设法到达了俄罗斯联邦和第三国的边境，并决定通过常规边境检查站过境。

20. 2021 年 9 月 23 日，白俄罗斯总统就“工人运动”案件发表评论，指出：

我得到的信息是，有些地方仍有一些败类，他们的目标是向西方集体告密……[我们]是如何试图规避制裁的。他们实际上从事间谍活动，向那边提供情报……我们已查明了其中的几个。他们将被监禁，而且是长期监禁。我直说了……这些人不仅仅是表达自己的公民立场，而是为了西方特别机构的钱，蓄意破坏我们的经济，损害我们的国家。⁶

⁵ 见 A/HRC/53/53。另见 https://normlex.ilo.org/dyn/nrmlx_en/f?p=NORMLEXPUB:13100:0::NO::P13100_COMMENT_ID:4122634。

⁶ 见 <https://belta.by/president/view/lukashenko-potreboval-ne-dopustit-padenija-v-promyshlennosti-i-predupredil-rabotajuschih-na-zapad-461139-2021>(俄文)。

(二) 逮捕和拘留

21. 2021 年 9 月 24 日，Kapshul 先生在试图穿越 Troebortnoye 边境检查站时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拘留。他在检查站被扣留了几个小时，并且不准接触律师。

22. 来文方指出，不清楚联邦安全局是否向 Kapshul 先生说明了逮捕他的理由或法律依据。他被俄罗斯当局最多关押了 48 小时。

23. 随后，俄罗斯当局将 Kapshul 先生交给了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后者将他带回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随后以涉嫌犯有《刑法典》第 356(1)条(叛国罪)和第 361-1 条(创建或参加极端主义组织)所列罪行，将他逮捕并关押在明斯克的审前拘留设施。

24. 在 Kapshul 先生被捕之前，他在乡间的住宅遭到搜查。随后，他的案件中又增加了一项与《刑法典》第 295 条有关的指控。

25. 据称，Kapshul 先生被捕时，公共当局没有出示逮捕证或其他决定。相反，据称 2021 年 9 月 23 日签发的逮捕证是后来在他的刑事案件档案中发现的。

26. 2021 年 9 月 26 日，国家控制的电视频道 ONT 发布了一条专门报道“工人运动”的新闻。⁷ 画外音说，该倡议的代表策划了罢工和破坏行为，并在另两个国家情报机构的指挥下从事工业间谍活动。

27. 2021 年 9 月 28 日，Kapshul 先生和“工人运动”的另外九名活动人士被白俄罗斯人权维护者承认为政治犯。

28. 2021 年 10 月左右，Kapshul 先生被转移到戈梅利第三审前拘留中心，并一直被羁押到 2023 年 8 月底。据来文方称，他被转到该设施后才获准会见律师。他在一个受监视的房间里与律师交流，房外一直有一名警卫在场。

29. 2022 年 11 月 9 日，戈梅利地区法院开始对包括 Kapshul 先生在内的 10 名“工人运动”活动人士进行审判。审判的第二天，Kapshul 先生对指控表示不认罪。审判是以公开形式进行的。

30. 来文方报告说，2022 年 12 月 31 日，Kapshul 先生开始对他在戈梅利第三审前拘留中心的拘留条件进行绝食抗议，并持续到 2023 年 2 月 20 日。

31. 2023 年 2 月 17 日，戈梅利地区法院由两名陪审员和院长兼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对包括 Kapshul 先生在内的 10 名“工人运动”活动人士进行判决，最高判处 15 年监禁。Kapshul 先生是依据《刑法典》的三项条款被判刑的，具体如下：

(a) 根据第 295(2)条(使用枪支、弹药和爆炸物的非法行为)，因涉嫌购买和运输两发子弹并将其储存在他的乡间住宅，被判处三个月监禁；

(b) 根据第 356(1)条，因涉嫌收集和分析数据，包括供内部使用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转给境外第三方被判处 13 年监禁和 200 白俄罗斯卢布罚金。法院认为，所收集数据的最终受益者之一与外国情报机构和负责制裁的国家机构有关联；

⁷ 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31idFo3I6w><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31idFo3I6w> (俄文)。

(c) 根据第 361-1 条，因是“工人运动”的成员而被判处 6 年监禁，具体包括参加该倡议在 Zoom 平台举行的内部会议、为扩大该倡议的成员规模进行宣传，以及呼吁举行全国罢工，以加强制裁并以违宪方式改变政府。

32. Kapshul 先生共被判处 15 年监禁和 200 白俄罗斯卢布罚金。

33. “工人运动”案的被告对判决提出上诉。2023 年 8 月 2 日，最高法院驳回所有上诉，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最高法院的判决为最终判决，这意味着 Kapshul 先生没有进一步的上诉途径。此外，国有媒体也报道了这一消息。⁸

34. 2023 年 8 月底，Kapshul 先生被转到 Mahiliou 的 15 号劳改营。

35. 2024 年初，Kapshul 先生又被转到巴布鲁伊斯克的 2 号劳改营。在那里，就改变其拘留条件的问题举行了新的法庭听证会。2024 年 4 月 10 日，法院裁定将 Kapshul 先生移交监狱系统。随后，他被转移到 Mahiliou 的第 4 号监狱，目前仍被关押在那里。据报告，监狱制度比劳改营严厉。

36. Kapshul 先生目前正在服 15 年刑期。他不得接受家属探视，并很少能与年幼家庭成员进行电话通话。

37. 来文方称，Kapshul 先生的家人也因违反《行政违法行为法》第 25.15(2)条关于外国无偿援助的规定而受到迫害并被判刑。

(三) 法律分析

38. 来文方认为，对 Kapshul 先生的逮捕和随后的拘留具有任意性，属于工作组确定的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五类。

a. 第一类

39. 来文方称，2021 年 9 月 24 日至 2023 年 2 月 17 日对 Kapshul 先生的审前拘留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一和第三款。

40. 审前拘留依照《刑事诉讼法》第 126(1)条实施。Kapshul 先生根据该条被还押候审，直至有罪判决生效。据称，该条规定对被控犯有依法可处两年以上监禁刑罚的犯罪人实施拘留，前提是适用较温和的限制措施无法实现刑事起诉目的。

41. 来文方认为，对 Kapshul 先生的审前拘留具有任意性，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一款，因为他涉嫌实施的行为实际上是在行使表达和结社自由。

42. 此外，逮捕证和审前拘留令并未表明 Kapshul 先生构成了当前、直接和紧迫的威胁，⁹ 而且当局没有考虑拘留替代办法，因为逮捕证和审前拘留令均未提及此类措施。

43. 来文方称，Kapshul 先生没有被迅速带见法官，对他的审前拘留也没有经过法官批准。

⁸ 见 <https://belta.by/special/society/view/prigovor-uchastnikam-ekstremistskogo-formirovaniya-rabochy-ruh-vstupil-v-silu-ot-11-do-15-let-kolonii-579927-2023>(俄文)。

⁹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第 15 段。

44. 来文方称，Kapshul 先生未在 48 小时内面见法官或由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其他人员。¹⁰ 据称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该国刑法没有规定要立即将被拘留者带见法官。Kapshul 先生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拘留，并在数小时内被移交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然而，他第一次面见法官是一年多后的 2022 年 11 月 9 日，即对刑事指控的审判开始之时。

45. 针对 Kapshul 先生的刑事案件由国家安全委员会调查。据称，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求对 Kapshul 先生实施审前拘留的请求最初是由总检察长批准的。随后，该委员会要求延长其审前拘留期限的请求由多名不同的检察官批准。然而，这些人员均非法官或具有司法权力的机构，因此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三款。¹¹

b. 第二类

46. 来文方指出，根据判决，Kapshul 先生依照《刑法典》第 356(1)条被定罪与他对白俄罗斯国有企业规避国际制裁行为的监测有关。

47. 来文方认为，根据《刑法典》第 356(1)条指控 Kapshul 先生实施的行为，属于《公约》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范围。¹²

48. 据报告，在 2020 年选举期间，当局犯下了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其中一些行为构成危害人类罪，但这些行为至今仍未得到处理。在此背景下，呼吁对当局和国有企业实施国际制裁被视为迫使其停止暴力行为的为数不多的非暴力方式之一。

49. 来文方认为，即使 Kapshul 先生呼吁实施这种制裁，或与可能实施制裁的第三方分享信息，其行为仍受《公约》第十九条保护。因此，对 Kapshul 先生的继续拘留属第二类任意拘留。

50. 据报告，Kapshul 先生因是被国家安全委员会认定为极端主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成员而根据《刑法典》第 361-1 条被定罪。来文方认为，根据该条对他定罪构成对他受《公约》第二十二条保障的与他人结社自由的限制。

51. 来文方认为，第 361-1 条缺乏《公约》第九条第一款所要求的必要法律明确性。该条参照 2007 年关于打击极端主义的第 203-Z 号法来定义极端主义，但据称该法第 1(1)条对这一术语的定义过于宽泛而不够确切，其中列举了 18 种行为，包括与破坏独立、主权和公共安全有关的行为。

52. 来文方还认为，国家反极端主义法缺乏精确性，并赋予当局限制表达自由和其他权利的广泛自由裁量权。据称，白俄罗斯选举后作出的立法修正使这类法律越来越多地被用来给不同意见贴上极端主义标签，从而表明存在任意利用这些法律进行政治压迫和侵犯人权的意图。

53. 据来文方称，行使表达、和平集会或结社自由的行为可能被解释为对独立或公共安全等抽象概念的攻击，从而被归为极端主义，导致刑事责任。

¹⁰ 同上，第 33 段。

¹¹ Likhovid 诉白俄罗斯(CCPR/C/135/D/2703/2015)，第 7.3 段；Adamovich 诉白俄罗斯(CCPR/C/133/D/2619/2015)，第 7.5 段。

¹² Pietraroia 诉乌拉圭，第 44/1979 号来文，第 15 和 17 段；Park 诉大韩民国(CCPR/C/64/D/628/1995)，第 2.2 和 10.3 段。

54. 来文方指出，根据第 203-Z 号法，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都可能被解释为极端主义。由于定义过于宽泛且国家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力，所有形式的表达、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以及民间社会活动均可能属于该定义范畴。截至 2023 年 9 月 27 日，据称内政部已将 151 个非正式团体认定为极端主义组织，¹³ 据报告，所有这些团体均为白俄罗斯民间社会组织、媒体机构或反对派社交媒体账户的订户。

55. 来文方称，所有根据《刑法典》第 361-1 条被判刑的人都是在没有《公约》第九条第一款意义上的任何法律依据情况下被拘留的。

56. 此外，来文方表示，在民主社会中没有必要限制 Kapshul 先生的结社自由权。Kapshul 先生作为“工人运动”的成员，既未参与也未鼓吹暴力，而是维护工人权利，支持“工人运动”提出的基于人权的要求。

57. 即使 Kapshul 先生曾呼吁实施国际制裁或向第三方提供可用于实施制裁的信息，此类行为亦可视为对涉嫌严重人权侵犯的正当回应。针对当局在 2020 年 8 月选举后采取的行动，确实实施了一些一揽子制裁措施，¹⁴ 但并非特别因为据称 Kapshul 先生发出的制裁呼吁。

58. 来文方认为，这一限制与其合法目的的不相称，因为法院判决并未表明“工人运动”的行为具体损害了国家经济或当局利益。来文方还称，以所指控的非暴力行为判处 Kapshul 先生六年监禁是不相称的，因此，根据《刑法典》第 361-1 条对他实施的拘留属第二类任意拘留。

59. 来文方指出，Kapshul 先生因据称购买、运输和储存两发子弹，根据《刑法典》第 295(2)条被判处三个月监禁。他否认了这些指控，而法院在未确定子弹的来源或购买时间，也未提供将他与子弹联系起来的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仍判他有罪。

60. 此外，即便他持有子弹，在审判开始时，他也应已服完三个月的刑期。因此，据称违反《刑法典》第 295(2)条并不能成为因他行使《公约》规定的权利和自由而将他继续拘留的理由。

c. 第三类

61. 来文方称，白俄罗斯的法官，包括 Kapshul 先生案的一审法院法官，并不具备《公约》第十四条意义上的独立性和公正性。¹⁵ 来文方认为，该国在立法层面上缺乏对法官独立性的充分保障。

62. 来文方指出，根据白俄罗斯法律，法官由总统任命，任期五年，可无限期连任。来文方回顾了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关切，即这种短期任命有损《公约》要求的法官任期保障。¹⁶

¹³ 见 <https://www.mvd.gov.by/ru/news/8642>(俄文)。

¹⁴ 见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sanctions-against-belarus/#Restrictive%20measures%20following%20the%202020%20Belarus%20presidential%20elections>。

¹⁵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2007 年)，第 19 段。

¹⁶ CCPR/C/BLR/CO/5, 第 39 段。

63. 此外，来文方认为，《司法机构和法官地位法》第 81(3)条没有规定重新任命法官和确定其随后任期的明确而客观的标准。

64. 来文方称，根据《司法机构和法官地位法》第 99 条，法院院长或白俄罗斯总统可不经启动纪律程序而对法官予以纪律处分。此外，该法也未规定对总统决定提出上诉的机制。

65. 来文方回顾说，《公约》要求对法官薪酬制定明确程序和客观标准。¹⁷ 然而，在白俄罗斯，法官薪酬据称由总统令而非法律规定，这一做法引起了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关切。¹⁸

66. 来文方称，白俄罗斯总统在司法任命中的作用一再受到联合国专家的批评。¹⁹

67. 来文方认为，上述因素综合在一起，表明法官缺乏独立性。

68. 来文方称，审理 Kapshul 先生案件的法官曾审理过出于政治动机的案件，由于对总统的依赖，未能公正行事。来文方认为，这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并无视关于表达和结社自由的国际人权标准。

69. 来文方表示，Kapshul 先生因参与创建极端主义组织或系该组织成员的指控，根据《刑法典》第 361-1 条被定罪。

70. 来文方称，参与极端主义组织的刑事责任是 2021 年 6 月 5 日才引入的。²⁰ 因此，Kapshul 先生在此日期前参与“工人运动”，不应根据《刑法典》第 361-1 条受到处罚。然而，一审法院将他 2021 年 6 月 5 日前的活动作为其成员身份的证据，是对该条的追溯适用。

71. 来文方认为，当局在尚未将“工人运动”认定为极端主义组织的情况下，以 Kapshul 先生是该组织成员为由将其定罪，此举违反了禁止追溯适用刑法的规定。国家安全委员会于 2021 年 9 月 21 日将该组织认定为极端主义组织，但这一决定直到 2021 年 10 月 18 日才生效。由于 Kapshul 先生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即该决定生效之前被捕，他不可能参与“工人运动”在其新地位下开展的活动。因此，来文方声称，他因是在其被捕时尚未被认定为极端主义组织的团体的成员而被错误定罪。

72. 来文方称，一审法院的判决认为，一个组织即使在未被正式认定为极端主义组织之前，其活动也可被视为极端主义，这违反了法律确定性原则。一审法院的解释使之能够追溯适用《刑法典》第 361-1 条，因此违反法律确定性原则。

73. 来文方指出，2021 年 9 月 21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工人运动”认定为极端主义组织，该决定于 2021 年 10 月 18 日生效。

¹⁷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2007 年)，第 19 段。

¹⁸ CCPR/C/BLR/CO/5, 第 39 段。

¹⁹ 同上，第 39 和 40 段；E/CN.4/2001/65/Add.1, 第 5 页；A/HRC/50/58, 第 82 段；A/HRC/52/68, 第 26 段。另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白俄罗斯：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应是未来改革的首要议程，联合国专家如是说”，新闻稿，2020 年 10 月 26 日。

²⁰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2007 年)，第 21 段。

74. 来文方称，当局认为 Kapshul 先生是该倡议的成员，而他在审判中没有否认。在 2022 年 11 月 9 日审判开始之前，国家官员和媒体已经对他的罪行作了肯定性表述。²¹ 因此，无罪推定原则遭到违反。

75. 在 Kapshul 先生被捕的前一天，据说白俄罗斯总统就“工人运动”案发表评论，称“他们[即本案被告，包括 Kapshul 先生]将被监禁，而且是长期监禁。”²² 鉴于法官据称依赖于总统，法院极不可能作出违反总统指示的裁决。

76. 来文方称，Kapshul 先生并非以无罪者的身份在法院一审出庭。相反，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他都被关在玻璃笼子里。²³ 因此，他只能在休息时间与律师交流，而且必须呆在笼内，并有警卫在场监听他们的对话。

d. 第五类

77. 来文方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Kapshul 先生因与白俄罗斯独立工会和“工人运动”的关联而被拘留。

78. 据报告，自 2020 年以来，当局对独立工会成员和“工人运动”成员实施了有针对性和系统性的迫害。据来文方称，该国的迫害政策得到总统的确认。²⁴

79. 来文方认为，鉴于上述情况和 Kapshul 先生和平行使《公约》保障的权利的事实，对他的拘留构成基于其政治观点和他作为独立工会的积极成员这一身份的歧视，违反了《公约》第二十六条。

(b) 政府的答复

80. 2025 年 1 月 14 日，工作组根据常规来文程序，向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发出了关于此案的函件。工作组在函件中请两国政府提供详细信息，说明 Kapshul 先生的情况，并澄清继续拘留他的法律依据，以及继续拘留是否符合所涉国家政府根据国际人权法，特别是其已批准的各项条约所承担的义务。

81. 2025 年 3 月 17 日，白俄罗斯政府向工作组提交了答复。该国政府在答复中称，对 Kapshul 先生的拘留严格遵守了关于严重犯罪的国内立法。政府称，在调查刑事案件期间收集的证据，包括证人证词，充分证实了对他的所有指控。政府还反对工作组审议来文方的来文，理由是該来文具有政治动机，这从来文提到的选举背景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声称选举背景与对被定罪者的指控无关。

82. 俄罗斯联邦政府于 2025 年 4 月 10 日提交答复，远远超过了截止日期。工作组无法将其视为在规定时限内提交的答复予以接受。根据工作方法第 16 段，工作组将根据其获得的所有资料提出意见。

²¹ 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31idFo3l6w>(俄文)。

²² 见 <https://belta.by/president/view/lukashenko-potreboval-ne-dopustit-padenija-v-promyshlennosti-i-predupredil-rabotajuschih-na-zapad-461139-2021>(俄文)。

²³ 见 <https://euroradio.fm/ru/politzaklyuchennyj-aleksandr-kapshul-prekratil-golodovku-kotoruyu-derzhal-51-den>(俄文)。

²⁴ 见 <https://belta.by/president/view/lukashenko-o-nezavisimyh-profsojuzah-i-smi-nikogo-ne-bojus-no-nikomu-ne-pozvolju-razrushit-stranu-499976-2022>；及 <https://belta.by/president/view/lukashenko-potreboval-ne-dopustit-padenija-v-promyshlennosti-i-predupredil-rabotajuschih-na-zapad-461139-2021>(俄文)。

2. 讨论情况

83. 工作组在确定对 Kapshul 先生的拘留是否具有任意性时，考虑了其判例中确立的处理证据问题的原则。在来文方有初步证据证明存在违反国际规定构成任意拘留的行为时，政府如要反驳指控，则应承担举证责任。²⁵

(a) 第一类

(一) 对俄罗斯联邦的指控

84. 就俄罗斯联邦而言，工作组将审议是否存在第一类侵权行为，这类行为涉及没有法律依据情形下的剥夺自由。

85. 来文方说，Kapshul 先生是在没有适当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被俄罗斯当局拘留的。具体而言，来文方称，Kapshul 先生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试图逃离白俄罗斯，此前，据称白俄罗斯各地对一个组织(“工人运动”)的成员进行了大规模拘留，而 Kapshul 先生是该组织成员。Kapshul 先生逃往俄罗斯联邦，因为他打算在国外申请庇护。2021 年 9 月 24 日，他在俄罗斯联邦被联邦安全局拘留。据称，没有向他出示逮捕证，也不清楚他是否被告知了逮捕原因。此外，来文方称，不清楚 Kapshul 先生在被俄罗斯当局拘留期间是否能接触律师。在俄罗斯联邦政府迟交的答复中，该政府未以任何具体方式反驳上述说法，仅表示 2021 年 9 月 24 日，Kapshul 先生试图通过 Troebortnoye 检查站离开俄罗斯联邦领土而进入乌克兰领土，并被列入了禁止入境俄罗斯联邦的人员名单。俄罗斯联邦指出，Kapshul 先生在法律程序中有一名俄罗斯律师陪同。

86. 工作组指出，被拘留人员有权被立即告知其所受指控。这是《世界人权宣言》第九条、《公约》第九条第二款以及《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原则 2 和原则 10 的内在要求。工作组此前曾指出，要使剥夺自由具有法律依据，仅有授权实施逮捕的法律是不够的。当局必须援引这一法律依据，并将其适用于案件的具体情况。²⁶ 这通常以逮捕证或逮捕令(或同等文件)的形式来实现。²⁷

87. 工作组注意到俄罗斯当局没有详细解释是否向 Kapshul 先生提供了任何逮捕文件或以其他方式告知他被捕原因，因此得出结论认为，来文方证实了这一指称。基于这一点，工作组认为俄罗斯当局逮捕和拘留 Kapshul 先生没有法律依据，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九条和《公约》第九条第二款，属第一类任意拘留。

(二) 对白俄罗斯的指控

88. 工作组注意到来文方指出，2021 年 9 月 24 日至 2023 年 2 月 17 日对 Kapshul 先生的审前拘留仅基于对他所提指控的严重性，在对他的持续审前拘留进行的任

²⁵ A/HRC/19/57, 第 68 段。

²⁶ 第 9/2019 号意见，第 29 段；第 46/2019 号意见，第 51 段；第 59/2019 号意见，第 46 段。

²⁷ 第 88/2017 号意见，第 27 段；第 3/2018 号意见，第 43 段；第 30/2018 号意见，第 39 段。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被当场逮捕的情况下，通常没有机会获得逮捕证。

何评估中，没有考虑替代拘留措施。白俄罗斯政府在答复中，对此未作具体反驳。

89. 在这方面，工作组回顾指出，审前拘留应当是例外而非常规，下令拘留的时间应尽可能短，这是国际法的既定准则。²⁸《公约》第九条第三款规定，候讯人通常不得加以羁押，但释放得令具报，于审讯时及司法程序之任何其他阶段，候传到场。因此，自由被视为一项原则，而拘留被视为维护司法的一种例外。此外，虽然所面临刑罚的严重程度是评估潜逃或再犯风险的相关因素，但在评估是否需要继续剥夺自由时，不能从这种纯粹抽象的角度出发，不能只考虑罪行的严重程度，机械行事，而不讨论具体事实、不考虑替代性预防措施。工作组回顾，人权事务委员会在相关意见中指出，审前拘留应作为例外，拘留时间应尽可能短，并且必须基于个案评估，确定拘留是合理的、必要的。法庭必须审查在具体案件中，是否可采取审前拘留的替代办法而不必拘留。²⁹

90. 鉴于白俄罗斯未就具体指称作出回应，工作组认为，当局没有考虑具体事实或替代预防措施，而是主要依据指控的严重性，未能适当证明对 Kapshul 长达约 17 个月的审前拘留是合理的。工作组认为，对他的拘留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三款和《世界人权宣言》第九条。

91. 来文方称，Kapshul 先生在被拘留大约一年后才被带见法官。白俄罗斯对此未作任何具体答复。

92. 《公约》第九条第三款要求因刑事罪名而被逮捕之人，应迅即解送法官。人权事务委员会指出，48 小时通常足以满足这一要求，任何更长的拖延必须属于例外且在当时情况下有正当理由。³⁰

93. 在本案中，Kapshul 先生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被捕，但直到 2022 年 11 月 9 日才被带见法官。对于这一长时间未举行司法听证的情况，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工作组认为，这种拖延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三款。

94. 工作组得出结论认为，白俄罗斯对 Kapshul 先生的拘留属于第一类任意拘留。

(b) 第二类

95. 来文方称，Kapshul 先生根据《刑法典》第 356(1)条被定罪，与他对白俄罗斯国有企业规避国际制裁行为的监测有关，属第二类。白俄罗斯政府没有具体回应这些指称。

96. 来文方称，Kapshul 先生因叛国罪被捕，与他呼吁就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对白俄罗斯某些当局进行制裁有关，其中一些行为被认为构成危害人类罪。来文方认为，呼吁实施制裁已成为向当局施压以停止其暴力行为的为数不多的非暴力方式

²⁸ 第 28/2014 号意见，第 43 段；第 49/2014 号意见，第 23 段；第 57/2014 号意见，第 26 段；第 1/2020 号意见，第 53 段；第 8/2020 号意见，第 54 段。另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第 38 段；A/HRC/19/57，第 48 至第 58 段。

²⁹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第 38 段。

³⁰ 同上，第 32 和 33 段。

之一，另外还呼吁对当局和国有企业实施国际制裁，以结束据称存在的广泛侵犯人权行为。

97. 来文方还认为，即使 Kapshul 先生呼吁实施这种制裁，或与可能实施制裁的第三方分享信息，其行为仍受《公约》第十九条保护。

98. 来文方称，他根据《刑法典》第 361-1 条被定罪，是因为他是后来被国家安全委员会认定为极端主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成员。来文方认为，根据该条将 Kapshul 先生定罪，构成对他受《公约》第二十二条保障的结社自由的限制。

99. 来文方还对《刑法典》第 361-1 条对极端主义活动的宽泛分类提出异议。来文方称，2007 年关于打击极端主义的 203-Z 号法——《刑法典》中极端主义的定义参照了该法——过于宽泛。来文方指出，该法第 1(1)条对“极端主义(极端主义活动)”一词的定义极其宽泛，包含 18 种可能的行为类型，包括策划、组织、筹备和实施破坏国家独立、领土完整、主权、宪法制度基础和公共安全的行为。来文方认为，如此宽泛的定义几乎可将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都归为极端主义活动。

100. 来文方还认为，白俄罗斯法律中的宽泛定义使国家可将一切形式的表达、集会和结社自由以及民间社会活动贴上极端主义的标签。来文方援引内政部的统计数据称，截至 2023 年 9 月 27 日，已有包括民间社会组织、媒体机构和反对派社交媒体关注者在内的 151 个非正式团体被归为极端主义组织。³¹

101. 来文方还称，因白俄罗斯当局涉嫌对示威者进行残暴镇压而呼吁对其实施制裁，是对政府涉嫌侵犯人权行为的正当回应。

102. 尽管白俄罗斯政府作出了答复，但未在答复中详细反驳这些指称。政府只是称，这些指称是出于政治动机，因此不应由工作组审议，并表示所称的第三类任意拘留是合法的，因为它符合国内法。因此，政府未对这些国内法与国际人权标准是否一致作出说明。

103. 关于叛国罪指控，工作组注意到，该指控是基于 Kapshul 先生呼吁对涉嫌在白俄罗斯选举后侵犯人权的公共当局实施制裁。该国政府没有对此提出异议。

104. 工作组指出，《公约》第十九条所述的意见自由和表达自由是个人全面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也是任何自由和民主社会的基础。这些自由包括不分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包括政治意见的权利。不过，可以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或名誉、国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和道德而对这一权利进行所允许的的限制。人权事务委员会澄清说，这种限制只能适用于特定目的，并且必须与所指需要直接相关。³² 此外，《公约》第二十一条允许基于同样的理由限制集会权。

105. 同样，工作组还回顾人权理事会第 12/16 号决议第 5(p)(一)段所述原则，理事会在该段中吁请各国不要施加不符合《公约》第十九条第三款的限制。其中包括对讨论政府政策、参与政治辩论、报道人权、参加和平示威或政治活动(包括争取和平或民主的活动)以及表达意见和异议、宗教或信仰的限制。

³¹ 见 <https://www.mvd.gov.by/ru/news/8642>(俄文)。

³²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4 号一般性意见(2011 年)，第 2、第 11 和第 22 段。

106. 政府在其简短的迟交答复中，没有援引任何所允许的限制。即使关于叛国罪的国内法可以说为出于国家安全实施的拘留提供了正当理由，但工作组注意到，没有提供任何答复来证明其在本案中的适用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107. 虽然表达自由和集会自由不是绝对权利，然而，缔约国如对行使表达自由施加限制，则这些限制不得危害该权利本身。此外，决不能将第十九条第三款作为对任何倡导多党民主制、民主原则和人权行为进行打压的理由。³³ 在本案中，Kapshul 先生因行使表达自由，呼吁制裁他认为应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公共当局而被判处监禁。因此，拘留是不合理的，因为它压制了对人权的倡导。

108. 工作组回顾人权理事会第 24/5 号决议第 2 段，在该段中，理事会提醒各国义务尊重和充分保护所有人在网上和线下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的权利，包括在选举中的此种权利，这里的所有人包括持少数或不同意见或信仰的人、人权维护者、工会会员和其他人。工作组还回顾其关于 Sergey Tihanovski 的意见(白俄罗斯)，³⁴ 该被拘留者是一项提名一位候选人在 2020 年白俄罗斯大选中挑战现任总统的倡议的领导人。

109. 鉴于本案中的指称未受反驳，工作组可将总统在 Tihanovski 案中的公开声明与他就 Kapshul 先生曾经所属的组织所作的声明进行类比，如上所述，总统在该声明中表达了政府打算监禁 Kapshul 先生的意图。

110. 具体而言，关于将工会和抗议运动认定为极端主义组织并界定什么是极端主义的立法的性质，工作组回顾其关于 Raman Pratasevich 的意见(白俄罗斯)，其中指出，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对白俄罗斯的极端主义立法表示关切。³⁵ 特别报告员尤其表示关切的是，关于打击极端主义的立法在确定什么是极端主义方面定义不清，程序也不明确，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使用这种立法会对表达自由和媒体自由产生抑制作用的担忧。³⁶

111. 工作组还回顾，人权事务委员会已经澄清，《公约》第二十一条所提供的保护范围涵盖通过组织或参与人员聚集以实现特定目的，如表达自身观点、就特定问题发表立场或交流思想的集会活动。³⁷ 工作组还注意到来文方关于 Kapshul 先生因持有子弹而被定罪的论点，即，即使他曾持有子弹，在审判开始时，他也已服完三个月的监禁。

112. 鉴于政府未就此提出任何论点，工作组认为，对 Kapshul 先生的拘留实际上仅基于其工会活动和他行使了表达自由和集会自由，这与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在 Pratasevich 案中指出的模式相一致。

113. 工作组认为，Kapshul 先生因行使《公约》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和第二十条第一款所保护的权利而被逮捕和拘留，属第二类。

³³ 同上，第 21 和 23 段。

³⁴ 第 23/2021 号意见，第 85 段。

³⁵ 第 50/2021 号意见，第 80 段。

³⁶ A/74/196，第 54 段。

³⁷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7 号一般性意见(2020 年)，第 12 段。

114. 工作组将本案移交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以及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

(c) 第三类

115. 鉴于工作组已认定剥夺 Kapshul 先生的自由属于第二类任意拘留，因此，工作组希望强调，本不应对其进行审判。尽管如此，由于审判已经进行并且 Kapshul 先生已被定罪，工作组将着手审查来文方关于他被剥夺公正审判权的指称。

116. 来文方称，Kapshul 先生直到 2021 年 10 月左右被转移到第三审前拘留中心时，才获准会见律师。白俄罗斯政府没有对这一说法作出回应。

117. 《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丑)项保障被控刑事犯罪者有充分时间和便利准备辩护并与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的权利。《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原则 18(3)和《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纳尔逊·曼德拉规则》)规则 61(1)规定，被告必须能够立即接触律师。

118. 此外，工作组感到关切的是，当 Kapshul 先生获见法律代理时，他与律师的沟通没有得到保密。工作组重申，尊重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保密性是辩护权的一个重要方面。被告和律师之间的保密交流是公正审判的基本要素。³⁸ 缺乏私密性咨询，法律援助将失去其有效性。人权事务委员会明确表示，律师应能在完全保密和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与委托人会面。³⁹ 同样，根据《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原则 8，应向所有被逮捕、拘留或监禁者提供充分的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使其可以立即在不被窃听、不受审查的情况下完全保密地接受律师探视并与律师进行沟通和咨询。

119. 在政府未作任何相反解释的情况下，工作组得出结论认为，Kapshul 先生被剥夺了有效的法律代理，这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丑)项。

120. 工作组认为，法律代理是公正审判权的一个核心要素。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即审前、审判期间和上诉阶段，均应提供法律协助，以确保公正审判保障得到遵守。任何拒绝被告与律师接触的做法都会严重削弱和损害被告在任何司法程序中为自己辩护的能力。因此，工作组认定，Kapshul 先生在被捕后即被剥夺了接触律师的权利，这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丑)项，侵犯了他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一条享有的公正审判权。

121. 来文方指出，Kapshul 先生未由独立公正的法庭审判，其案件没有举行公开听证会。政府在回复中仅声称，相关法院客观审查了 Kapshul 先生的案件。

122. 工作组回顾指出，独立公正的法庭对于《世界人权宣言》第十条和《公约》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公正审判权至关重要。政府政治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的权力分立以及保障司法独立的问题在白俄罗斯变得愈发重要。工作组提及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报告，⁴⁰ 其中指出司法独立受到系统性限制。据报告，白俄罗斯的法官要执行检察长的要求，以配合行政当局的镇压政

³⁸ A/HRC/54/51, 第 50 段。

³⁹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2007 年)，第 34 段。

⁴⁰ A/HRC/47/49.

策。据称法官在审判时经常以检方为主，剥夺被告的无罪推定权或请证人出庭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在实施逮捕和剥夺自由方面，一直有证词表明，当事人迟迟见不到律师，也得不到其他法律和程序保障，这种情况令人更加关切。⁴¹

123. 鉴于上述结论、工作组以前的相关判例⁴² 以及缺乏针对独立公正法庭问题的具体回应，工作组得出结论认为，Kapshul 先生未由此类法庭审判，这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十条和《公约》第十四条第一款。

124. 来文方称，在 Kapshul 先生被捕的前一天，总统在提到“工人运动”案时说，被告将被监禁，而且是长期监禁。工作组注意到白俄罗斯政府没有反驳这一点。工作组希望强调，无罪推定是公正审判的基本原则之一，因此是不可减损的，⁴³ 并保障在排除合理怀疑证实指控之前不得推定有罪。人权事务委员会表示，公共当局一般不应对审判结果作出预断。同样，不应在审判期间给被告戴上手铐或将其关在笼中，或在出庭时以其他方式暗示他们可能是危险罪犯。⁴⁴ 在本案中，鉴于政府没有作出任何相反解释，工作组认为，Kapshul 先生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一条第一款和《公约》第十四条第二款享有的无罪推定权受到了最高官员指控性言论的侵犯。此外，Kapshul 先生在审判期间被关在笼子里可能会给负责确定其刑事责任的法官造成不好的印象，让他看起来危险到需要如此严格的人身限制，这构成了对其无罪推定权的违反。

125. 来文方认为，以 Kapshul 先生是被取缔组织成员的罪名将其起诉，违反了禁止追溯适用规则，因为法院提到的是该组织被取缔之前的时期，而取缔名单是在与其定罪相关的时期过后才生效的。

126. 工作组回顾指出，《公约》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任何人行为或不行为，于发生当时依内国法及国际法均不成罪者，不为罪。

127. 法院以 Kapshul 先生在“工人运动”被列为恐怖组织之前的相关活动作为其成员身份的证据，这一做法本身并不违反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不因相关规定生效之前的行为而被定罪的原则，并不妨碍使用此前的活动所产生的证据，来证明被告在法律生效期间的参与行为。然而，工作组注意到当局未对这一具体问题作出回应，因此认为，因 Kapshul 先生是当时尚未被认定为极端主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成员而将他定罪，违反了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工作组此前曾指出，一般而言，合法性原则确保任何被告不会受到追溯性的惩罚，任何人也不会根据后来通过的、将以前的行为或不作为定为刑事犯罪的刑法被定罪。⁴⁵ 因此，白俄罗斯违反了《公约》第十五条和《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一条第二款。

128. 鉴于上述情况，工作组认为，Kapshul 先生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受到侵犯，情节严重，致使剥夺其自由具有任意性，属第三类。

⁴¹ 同上，第 54 段。

⁴² 见第 64/2023 号和第 5/2024 号意见。

⁴³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2007 年)，第 6 段。

⁴⁴ 同上，第 30 段。

⁴⁵ 第 20/2017 号意见，第 49 段；第 51/2017 号意见，第 55 段；第 56/2017 号意见，第 70 段；第 57/2017 号意见，第 64 段；第 88/2017 号意见，第 47 段。

(d) 第五类

129. 来文方称，对 Kapshul 先生的逮捕和拘留仅仅是基于其政治观点。来文方还指出，Kapshul 先生的家人也因同样的理由受到迫害，并根据《行政违法行为法》被判刑。白俄罗斯政府没有对这一说法提出异议，只是笼统地说拘留符合白俄罗斯国内法。

130. 工作组回顾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其关于白俄罗斯 2020 年总统选举背景下的人权状况的报告中提出的意见，⁴⁶ 她在报告中指出，在抗议背景下，刑事指控越来越多。她还指出，根据官方消息，在 2020 年 8 月 9 日至 11 月 30 日期间，针对和平抗议者、反对派成员和支持者、记者、人权维护者、律师和批评政府者的刑事案件有 1,000 多起。⁴⁷

131. 工作组还注意到，对于来文方就总统在 Kapshul 先生被捕背景下发表的评论提出的指称，政府没有回应。考虑到上述意见、引用的内容和工作组在第二类下的结论，工作组认为，逮捕和拘留 Kapshul 先生是基于对其政治观点的歧视，违反了《公约》第二十六条和《世界人权宣言》第七条。因此，对他的拘留属于第五类任意拘留。

132. 工作组将本案转交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

(e) 结语

133. 工作组对 Kapshul 先生以绝食方式抗议其拘留条件和对他的诉讼感到关切。工作组提醒白俄罗斯政府根据《公约》第十条承担的义务，其中规定，自由被剥夺之人，应受合于人道及尊重其天赋人格尊严之处遇。

3. 处理意见

134. 鉴于上述情况，工作组提出以下意见：

关于俄罗斯联邦：

剥夺 Aliaksandr Kapshul 的自由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九条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为任意剥夺自由，属第一类。

关于白俄罗斯：

剥夺 Aliaksandr Kapshul 的自由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九、第二十和第二十一条以及《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第九、第十四、第十五、第十九、第二十二和第二十六条，为任意剥夺自由，属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五类。

135. 工作组请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政府采取必要措施，立即对 Kapshul 先生的情况给予补救，使之符合相关国际规范，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国际规范。

136. 工作组认为，考虑到本案的所有情节，适当的补救办法是根据国际法立即释放 Kapshul 先生，并赋予他可强制执行的获得赔偿和其他补偿的权利。

⁴⁶ 见 A/HRC/46/4。

⁴⁷ 同上，第 43 段。

137. 工作组促请两国政府确保对任意剥夺 Kapshul 先生自由的相关情节进行全面和独立的调查，并对侵犯他权利的责任人采取适当措施。

138. 工作组依照其工作方法第 33(a)段，将本案移交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以及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

139. 工作组请两国政府利用现有的一切手段尽可能广泛地传播本意见。

4. 后续程序

140. 工作组依照其《工作方法》第 20 段，请来文方和两国政府提供资料，说明就本意见所作建议采取的后续行动，包括：

- (a) Kapshul 先生是否已被释放；如果是，何日获释；
- (b) 是否已向 Kapshul 先生作出赔偿或其他补偿；
- (c) 是否已对侵犯 Kapshul 先生权利的行为开展调查；如果是，调查结果如何；
- (d) 是否已按照本意见修订法律或改变做法，使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的法律和实践符合其国际义务；
- (e) 是否已采取其他任何行动落实本意见。

141. 请两国政府向工作组通报在落实本意见所作建议时可能遇到的任何困难，以及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技术援助，例如是否需要工作组到访。

142. 工作组请来文方和两国政府在本意见转交之日起六个月内提供上述资料。然而，若有与案件有关的新情况引起工作组的注意，工作组保留自行采取后续行动的权利。工作组可通过此种行动，让人权理事会了解工作组建议的落实进展情况，以及任何未采取行动的情况。

143. 工作组回顾指出，人权理事会鼓励各国与工作组合作，请各国考虑工作组的意见，必要时采取适当措施对被任意剥夺自由者的情况给予补救，并将采取的措施通知工作组。⁴⁸

[2025 年 4 月 10 日通过]

⁴⁸ 人权理事会第 51/8 号决议，第 6 和第 9 段。